

家乡美

章太祥

家乡,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且温暖的角落。无论我们身处世界的哪里,那份对家乡的思念与眷恋,总是如影随形,难以割舍。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夜幕降临,周围一片寂静之时,心中总会涌起乡愁——它像一股温暖的潮水,悄然无声地包围着我们。

我的家乡,真可谓是一处人间仙境。它的美,尤其体现在那一座座绿得深沉、又绿得狂野的山峦之上。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每一座山峰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或高耸入云、直插蓝天,或低矮绵延、与大地相拥。有的山峻峭挺拔,仿佛一位位英勇的战士,守卫着家乡的安宁;有的山则秀美柔和,宛如一位位婉约的佳人,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守望。

家乡的水,则美得灵动。那一条条蜿蜒曲折的溪流,像一条条熠熠生辉的银色丝带,在山间欢快地穿梭流淌。溪水潺潺,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仿佛是自然的乐章,在耳边轻轻奏响。而那碧波荡漾的天湖,更是如诗如画。湖面如镜,静静地映照着蓝天白云和周围的景色。微风吹过,泛起层层涟漪,波光粼粼。

家乡的美,还在于它那穿越时空的古老。那些古老的建筑、古老的街道、古老的传说,都在诉说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漫步于老街,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

文学,让我对家乡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些描写家乡的诗词歌赋,更像是家乡的魂灵。每一次读到那些文学作品,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地方。

家乡的美,是自然的、是历史的、是人文的,更是心灵的。它不仅仅是那片土地、那些山水、那群建筑,更是深深的情感和无尽的思念。

谁说咱家乡美?那美,是游子心中最珍贵的宝藏,是我们生命中最亮丽的底色,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无论人生如何起伏。

夏夜蛙声

缪贞谊

不论月华如水,还是风雨灯前,只要蛙声四起,整个村子就像进入了梦乡。忽远忽近的蛙鸣亦如酣睡的鼻息,吐纳自适,淡定从容。

夜幕降临之时,应是收获蛙声的最好时机。有时在湖边池岸,呱呱呱呱,张弛有度,遽然一声“噗通”潜入水中,便杳无声息;有时在屋前院后,鼓噪频频,仿佛一席听觉饕餮盛宴,惹得小孩争相学舌:“呱——呱——”

蛙声似乎和着夜风,徐徐而去,音长调短,变幻莫测,让人捉摸不定。即使凝神谛听,欲解其中规律,最后还是徒劳无功。那一刻,成片成片地鸣叫,此起彼伏,堪称露天音乐会;而后一秒,鸣叫两三声后却戛然而止,真怀疑是夜游神按下了时空暂停键。如此避影敛迹,实在无规可循。

蛙鸣是村庄夏季的绮丽音符,谱写了一夜又一夜的美妙乐章。

雨夜村子,撑伞独行,听取蛙声,拾吟诗词,则是另一番惬意的景象。朦胧湿漉,且行且停。在荷塘听蛙,油然而生的是陆文圭的“梦觉闻鼓吹,草蛙怒方塘”;而雨巷听蛙,随口行吟的则是祝融的“小沟一夜水三尺,便有蛙声喧四邻”。

其实这些年,我回村的次数屈指可数。虽然城里夏夜偶尔也能听到几声蛙鸣,但相比于村蛙,总感觉少了些聒噪与自由,少了些酣畅与释怀。

钉掌

周步

大黑骡子是祖父饲养的一头黑色母驴所生,它在我们家生活了二十年。春耕秋收,拖犁扛耙、打场拉车等等一应庄稼地里的活儿,都由大黑骡子来完成。

春天,我和父亲给大黑骡子钉掌。我问父亲,为啥要给骡子钉掌?父亲说,为了防止牲口的蹄子被石头碰破,而且冬天还能防滑、防冻。“牲口钉掌后在冰上走路就不害怕了!”父亲说。以前,我以为给牲口钉掌是图个好看,现在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道道。“铁蹄”大概由此而来。

“你把骡头抓牢,我给骡子上绊。”父亲吩咐道。上绊是给调皮捣蛋的牲口钉掌的第一道程序。那时候,大黑骡子在我们家已经使唤三四年了,但性子依然很大,有好几回它奔腾突蹄起来,把架子车和农具都给拉翻了。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使唤牲口,很有些力气,所以给骡子钉掌的时候就由我来牵制它。

我看到父亲手有些拙,就对他讲,我来给骡子上绊。父亲不许,说牲口认生,还是由他来。牲口认生是真的,但更重要的是,给牲口上绊有一定的危险性,父亲不放心。父亲有二三十年使唤牲口的经验,他长年饲养和使唤大黑骡子,对它的脾性摸得很透,跟它也有了感情。“人畜一理。你经常喂它,侍弄它,它就对你不怯生了。”父亲说。

父亲给大黑骡子把绊上好,我抓住骡头,他开始钉掌。父亲刚托起蹄子,大黑骡子就打着响鼻,腾跃起来。烈性的牲口,总是不甘心受人摆布。父亲说:“不行,给上勒木。”我从草房上拿来勒木,揪住大黑骡子的上唇,把勒木绳子套进去。当拧到六七成紧的时候,大黑骡子疼得左右蹿动起来,我又拧了一圈,它就疼得皮肉哆嗦,变得老实了。人类总有更残忍的办法,让更强大的对手束手就范。

父亲顺利地给大黑骡子挂好了铁掌。“这就能使唤个一两年了!”

我和父亲给大黑骡子钉掌大概有七八次。大黑骡子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性子才绵下来,变得老实本分。又一年深秋,又要给大黑骡子钉掌,家里没有掌了,父亲要我到王铁匠家里看看。我去了,没有,王铁匠已经到新疆打工去了。

父亲让我再去陈铁匠家里看看。我去了,还是没有。陈铁匠因一年打不了几件铁器,在村里难以维持生计,已经关门歇业。又过了半个月,我有事进城,在一家杂货店的昏黑里找到一副小号马掌,买回来给大黑骡子钉上。

买一副牲口的蹄铁,要到六七十里的地方,这是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时代已经不同了。

得其所哉,心安即可

多么的无知、幼稚。书中人名怎么起的?人物称谓为什么这样?一名中文系高年级学生纠结多时的疑问,在大师看来,只是常识而已。而由此产生的那种莫名不安的心情,直到30年后才作了告白——2014年,我写了篇题为“钱钟书的一封信 让我且喜且羞三十年”的文章,讲述了这桩通信故事。至此,原先那种不安的心情,终于得到了纾解。

时光流逝,我也在逐渐成长,越来越理解“学问”二字的含义了。学问学问,“学”中带“问”,而“问”不正是“问题导向”吗?学生提问,可谓天经地义,连大师都能不耻下问呢。想到这一层逻辑,我不再为当年的自己感到惭愧了,相反,还略有“自敬”的意思——表面看似年轻无知,其实勇敢大胆!而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宝物”再好,不必私藏,总得给它找个好的归宿。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且等合适的时间,捐给

合适的地方。

在那天的捐赠仪式上,我略略介绍了信札的来头,重点讲了下捐赠给母校的理由。历经40年,9次迁居搬家,这封信保存下来实属不易。先前由于心态上的原因,或许不想因为“献宝”而“露馅”,犹如“锦衣夜行”,虽有心捐赠,让世人共享,但一直下不了决心。我老家江苏宜兴,现属无锡市代管,而钱钟书故居即在无锡,按理捐赠到无锡也是一种选择。为什么捐赠给母校?表面直接的理由是,因为当年我是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子,而钱先生是“南京师范大学120信箱王伟同志”复信的,所以,捐赠给母校也是理所应当。同时,进一步挖掘“善举”背后的“意义”,文化精神层面的价值,也可以罗列若干,比如:学生好学求知,校友感恩母校,大师不吝赐教,还有建设大学文化等等。

得其所哉,是种理想的状态。不仅是一

封信,物件如此,人生亦然。我在机关和企业工作过6年,后来终于“遇到”了早早就向往的职业岗位——做一名记者,见证和记录时代,饱览人生风景。其后的几十年间,虽然也有过多次改行、升迁等“诱惑”机会,但始终不改初心,坚守至今,以为“得其所哉”。

人生途中不乏“围城”现象,进城出城,只是不断重复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感。凡事有得有失,而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和价值观。记得有一次请书家张六强赐墨,求了两幅字,一是“不疾而速”,一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曾经还发了篇文章,以“自在并孤独”为题,自况记者站生活状态。这些是我“写在人生边上”的感悟。我想,也许不一定人人都能“得其所哉”,然而,从心愿,尽人事,心安即可!明年我就要退休了,从此告别职业生涯,开启新的人生旅途,继续“得其所哉”!

雨夜记

赵国培

夏雨纷降
夜色的扮相
气息散发异样

听雨
一颗宁静之心
似有开裂的声响

雨滴如诗
乌云里的作者
隐姓埋名已久

轰雷猝然打出
惊悚的构想
显印身形
转瞬不见迹象

雨歇之后
缭绕不散的诗魂
得到万物赞赏
似有通灵一样
播撒四面八方



金色花海

5月28日,山东济宁邹城市大庄镇大洪沟村,小朋友们在向日葵花海中玩耍。

据了解,近年来该村抓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的机遇,积极引导工商资本“上山下乡”,盘活农村闲置房屋、宅基地等“沉睡”资源,形成产业孵化、研学体验、民俗旅游、文化创意等多元业态,探索出了乡村振兴新路径。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大巴山深处的小站

刘兵

刘梦得诗云:巴山楚水凄凉地。巴山站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川陕交界地带,这里山势险峻,奇峰突兀。一个四面环山的沟壑,极不规则地盘卧在山谷中。襄渝铁路横跨于两山之腰,一头是大巴山隧道,另一头是几乎衔接两个峰顶的黑水河钢架桥,而巴山站就设在悬崖旁。

始建于1978年的巴山站与改革开放同步。在陈列室,曾经的巴山铁路人用过的最早修路工具和生活用具让现在的年轻人感到十分好奇,通过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可以勾勒出他们青春燃烧的日子。

一代代巴山铁路职工,用勤劳的汗水改变了站区的站容站貌——昔日的荒草滩变成了如今的生态园,昔日的土坯房变成了今日的水泥楼,更重要的是创造了连续40多年没有发生任何人身伤亡事故和安全行车事故的安全生产成绩,成为全路有名的“放心站区”。

如果说在群峦处建铁路,挑战的是筑路者的生命极限;那么在悬崖峭壁间养护铁路,挑战的则是小站职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守的精神极限。为了给单调而艰苦的站区工作生活解闷,体育运动成为大家不约

而同的选择。

1981年,工人们就地取材,把钢轨、枕木充当运动器械,办起第一届比赛至今,这个如今被誉为“大巴山小奥运”的路地运动会,在巴山站已经举办到第43届,不但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更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

时代滚滚向前,巴山站这样的小火车站如今停靠的火车寥寥。陕西安康至四川达州的6065次列车是其中的一列。这趟编组9辆、全程运行5小时8分的慢火车,继续行驶在服务山区群众的路上。

中午,巴山站的旅客开始多了起来。只见小站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将自家的腊肉、鸡鸭活禽、香菇、竹笋等特产带进城。每逢假日前后,这趟火车十分繁忙。

在如今的高铁时代,这个如“古董”般的小站和慢火车,依然是山里人可靠的“老朋友”,它将连绵大巴山中的村民与山外的世界紧密相连。

烟火小店,抚慰凡心

处,一抬头、一瞥眼,就能看见它们的身影。我搬过两次家,每到一个新地方,我总喜欢打量小区周边都有些什么小店,早餐店、便利店、洗衣店、水果店、修理店……小店于我是可触可感的,每天上下班吃个早点、买个东西啥的,顺手就来,犯不着费劲,省去了不少时间。

小店便利,但因太小,辐射半径不免有限。我有时思忖,除了方便,一家小店究竟还靠什么能够存活,甚至有些活得还不赖。我买过一辆二手车,权当代步工具,车况不是很好,隔三岔五出些小毛病,更恼人的是,有一两次开到半路,车竟然罢工了。

我一贯以为,在汽车维修这样的事情上,大店的质量是有保证的,怎么能够相信一两个人的小维修店能够解决复杂的机械问题呢。我去了一家大规模的4S维修店,但需要排队好几天。无奈之下,我只好找了家小维修店。那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一块招牌、一间门面,一个师傅。那师傅开着车在路上跑了一圈,啥也没

说,打开汽车盖,左敲一下,右拧一下。过了约莫一刻钟,他关上汽车盖,说:“好了,可以开走了。”果然就好了。

这师傅不光干活麻利,人也实诚。有一天早上,我急着去参加一个会议,车开到半程,“突突”几声走不动了。这下可让我急了,一个电话打给他。没一会儿,他赶到现场,很快把问题搞定,我也如期赶到了会场。

我内心挺感激他的,有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幸福,并不一定非得是多么大的惊喜,而是在燃眉困顿之时,有人及时地搭了一把手。在有限的生活半径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店的的确给了我一丝日常的慰藉。

我遇见的小店,既有这样待人如春风的,也有特立独行的。

有一对夫妻,开了一家小餐馆,鸡鸭鱼肉、时令生蔬,都是他们俩一大早去菜市场精挑细选的,新鲜。两人分工明确,丈夫做水饺,妻子做红案。看菜谱,都是家乡小炒,但味道纯正,能吃出菜品的原味。好酒不怕巷子深,来这家餐馆吃饭常常得提前预订。

夫妻俩并不是和颜悦色的那一类人,客人来了,也不怎么招呼,一句“吃啥”便算是客气。如果一桌落座的是两个人,点到第4个菜的时候,拿着菜子的男主人便停下笔:“你们两个人吃3个菜足够了,第4个菜浪费了,不给你们炒了。”

有一次,我和朋友特意选在晚上7点钟去这家小店吃饭,以避开用餐高峰。进到店内,还未等我开口,男主人就冲着我:“是吃饭吗?今天没有米饭了,不炒了!”

我和朋友一阵莫名其妙,还真有这样做生意的?人家想多做一单还来不及呢,这硬生生就把我们给怼回去了,果然有个性。

看到我们有些不高兴,男主人这才缓下语气解释:“对不起,我们忙了一天,累了,得休息了,明天再来吧。”

虽如此,他们家饭店,回头客依然络绎不绝。我的菜好吃,你爱来不来;我累了要休息,想停就停,赚一分钱,更活一分自在。

一店一世界。无处不在的烟火小店,抚慰凡心,亦照见百态。

刘兵

从安康市区乘火车往南,不久就进入了大巴山山区。山区中,往往一边是陡峭的岩壁,一边是潺潺的流水。随着不断穿越一座座隧道和桥梁,车随景动,景随车移,如不断变换的电影画面。

不知不觉,巴山站到了。清晨,厚厚的云层覆盖着山峰,氤氲的水汽一直在空气中弥漫。刚刚经历过一场小雨,初夏的大巴山尚有一丝凉意,加上清冽的微风,令人心旷神怡。

胡春华

很多年前,我刚刚到机关工作,因为想尽快上手,便常常独自一人跑去办公室加班。

一个冬日的夜晚,当我做完手头的事情时,已近午夜时分。一脚踏出办公楼的大门,黑黢黢的夜夹杂着一股寒气向我扑来,院子里的路灯高悬在半空,发出幽幽的冷光,四周寂静。

我不觉生出一丝害怕,一边搓着手,一边向着宿舍的方向小跑起来。这城市早已睡去,没有人会在这样的寒夜陪着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

夜色和寒气催促着形单影只的我,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宿舍楼下的时候,突然,眼前闪过一片橘黄色的灯光。噢,这么晚了,是谁还没有睡?

我停下脚步,缓过神,原来,一片小店还没打烊。小店门口,煤球炉灶上支起的一口大锅正袅袅地冒着热气,店里的人影随着橘黄的灯光一起晃动。

兴许是灯光和热气撩拨了味蕾,我径直冲进小店,店内已经没有顾客,老板正拾掇准备关门。老板看我冷得瑟瑟发抖的样子,打开蜂窝炉盖,很快给我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随着馄饨和汤汁滑入喉咙,暖意一阵阵荡漾在心头。小店氤氲的烟火,不经意间暖了一颗孤寂的心。从此,对于城市里的小店,我常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愫。

在城市里,到处是小店。小巷里,转角